

(日) 中川正之 著
杨虹 王庆燕 张丽娜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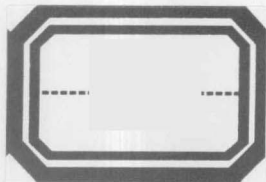
漢語からみえる世界と世間



日语中的汉字 日本人的世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日) 中川正之 著
杨虹 王庆燕 张丽娜 译

日语中的汉字 日本人的世界

漢語からみえる世界と世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13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语中的汉字 日本人的世界 / (日) 中川正之著;
杨虹, 王庆燕, 张丽娜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1-24291-9

I. ①日… II. ①中… ②杨… ③王… ④张…
III. ①日语—汉字—语文学—研究 IV. ①H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3395号

KANGO KARA MIERU SEKAI TO SEKEN

by Masayuki Nakagawa

© 2005 by Masayuki Nakagawa

First published 2005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aracter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4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书 名: 日语中的汉字 日本人的世界

著作责任者: (日) 中川正之 著

杨虹 王庆燕 张丽娜 译

责任编辑: 崔 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291-9/H·354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027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8.5印张 149千字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文版前言

本书阐述了有关日语的特征性的现象,此现象源于作者多年从事日中语言比较研究工作的积累。这种现象在其他语言中也是存在的,即人类的语言存在两个领域,一个是个人的领域,另一个是非个人的领域,换言之,一个是有切身体会的领域,而另一个是作为知识掌握的领域。日语通过汉字的音读和训读(如墓穴读作“ボケツ [boketsu]”与“はかあな [hakaana]”)或颠倒语序(如“先祖 [senzo]”与“祖先 [sosen]”)来区分这两个领域。日语学习者如果没能掌握如何区别这两个领域,那么其表达方式有时会显得过于夸张,有时亦会显得过分亲昵,让日本人感觉不自然。

本书日语原版中穿插了一些在中国拍的照片,中译本割舍了这些照片,而是由本书译者根据需要适当作了补充说明或加注解。

为方便读者,中译本新加了日语的罗马字母拼写的读音,用 [] 标注。本书的罗马字拼写本着易懂至上的原则,故而在某些地方拼写原则可能不尽一致。如日语的长短音起到区别词义的作用,如“一绪 [issho]”和“一生 [issho:]”的下画线部分。本书原则上长音用 [:] 来标示,如 [o] 的长音记作 [o:],但 [e] 是一个例外,[e] 的长音记作 [ei]。

另外,日语的促音,一般通过重复后接辅音来标记,如 [kitte] [happa] 的下画线部分所示。但在促音结尾没有后接辅音时,本书用 [ʔ] 标示。总之,本书 [] 内的罗马字注音是为了方便读者采用的记号,不是根据国际音标 IPA 来标注的。

本书中日语的汉字音读用片假名(“カタカナ [katakana]”),训读用平假名(“ひらがな [hiragana]”)。所谓音读,是指在汉字进入日语时最大限度忠实地将当时及当地的读音移植到日语中,而训读则是指使用日语中原有的与该汉字意思相接近的。音读又分为汉音、吴音两种。汉音主要是唐代由遣唐使带回到日本的,模仿的是长安一带的读音;吴

音则是更久以前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本书中汉音、吴音都使用片假名,不过吴音由于在日语中使用的时间更长久,比较起来更接近原有的日语。

本书日语原版问世之后,曾多次作为教材用于授课。期间也有中国学生对本书内容提出不同意见。在中译本出版之际,我也曾考虑是否适当进行一些修改,但是本着向广大中国读者奉献上一部在日本出版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学方面的著作,最终决定不加修改。特别是对4页有关“中国文化中没有神”的阐述反对意见甚多。本书的译者杨虹女士也在译者注中指出“说中国没有神是一种误解”。笔者引用的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已故的吉川幸次郎博士的论著,吉川博士的主旨在于指出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没有产生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样的大宗教。不仅是没有产生大宗教,还有一点我想斗胆说的是,我认为日中两国在宗教信仰的虔诚程度方面差异非常大。我本人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是在我身上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都能找到日本人特有的宗教心。比如,日语中“もったいない(太可惜,不敢当)”“罰が当たる(遭报应)”这些熟语中神佛的存在或隐或显。虽然并不明确,但我感觉自身的行为规范意识中就有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神佛的东西。我认为不理解这种宗教感觉,要真正理解日本也是不太可能的。当然日本人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的余地还很大,我也不否认中国人中也有比日本人更虔诚的,但如果我们假设文化也是有个性化的话,我坚信日中文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这种总体倾向是十分明确的。

中川正之

原著前言

住在兵库县西宫市高须町的中国朋友 S 来找我，说他正在编写中文教科书，想在书中安排两个日本人物登场，其中一个叫作“高须(たかす [takasu])”，另一个叫作“西宫(にしのみや [nishinomiya])”，问我这两个姓氏合适与否。我回答他说，“高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西宫”这个姓似乎是一个很有历史渊源的姓氏，作为教科书里的人物，还是更为普通的姓氏好一些。“那就改成‘三宫(さんのみや [sannomiya])’吧。”朋友如是说。“三宫”是神户市中心的地名，我觉得这样用地名也过于轻率，因此这个名字也和“西宫”一样的理由未能采用。“改成‘二宫(にのみや [ninomiya])’呢？”朋友又问。那就没有问题了。大概是因为日本人的姓氏大多是在四个或四个音节以下，所以我才会无意识地想改成四个音节以下的姓氏吧。不单单是专有名词这样，连普通的词汇也有同样的倾向。比方说，看到“南国”就想读作音读的“ナンゴク [nangoku]”，而“北国”就想读作训读的“きたぐに [kitaguni]”。如果把“南国”读作训读“みなみくに [minamikuni]”，五个音节怎么都会觉得不顺口。(以下原则上，音读用片假名标识，训读用平假名标识。)

我也因起名而有过一段难忘的回忆。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正在匈牙利旅游。于是，我就拜托研究日本古典文学的匈牙利朋友帮我取个新颖的名字。第二天匈牙利朋友告诉我两个备选名字——“阿仁子(あにこ [aniko])”和“亜智子(あちこ [achiko])”。虽然两个名字都来源于匈牙利的英雄，我却感到很犹豫，怎么都觉得不是很合适，就当场婉言推脱了。我解释说，“あにこ [aniko]”用汉字来写的话会让人联想到“兄 [ani]”这个字，不适合作女孩子的名字。但是，“あちこ [achiko]”为什么会觉得怪，我却无法解释。朋友说不论是“亜紀子(あきこ [akiko])”，还是“沙智子(さちこ [sachiko])”都是不错的名字，用上边两个名字合成的“亜智子(あちこ [achiko])”究竟是哪里怪，非要让我解释。

那天晚上,我试着像“あきこ [akiko]”“いくこ [ikuko]”这样,用あいうえお [a i u e o] 的顺序给女孩子起名字。可是刚刚想到以う [u] 开头的时候,就被难住了。“うめ [ume]·うめこ [umeko]”这样的名字,总觉得似乎很老气,却又想不出其他以う [u] 开头的名字。一直到几年以后,我才注意到在演艺圈中有人叫“唄子(うたこ [utako])”“うの [uno]”。“うめ [ume]”让人联想到梅(うめ [ume]),所以给人以老气的感觉,但同样能让人联想到果实桃子的“もも [momo]”和“ももこ [momoko]”却不觉得老气。以へ [he] 开头的名字也是很难想的,“ひろこ [hiroko]”倒是可以,但是“へろこ [heroko]”就很怪。“ヘレン [heren]”这样的名字太洋气,还不适用于日语。当晚的结论就是,除了像“アリサ [arisa]”这样完全重视声音是否好听的片假名式的名字之外,起名时不可能完全忽略由名字所联想到的意思。之所以感觉“亜智子(あちこ achiko)”这个名字不合适,大概是因为通过这个名字联想不到什么内容,就是能联想到,也不过是“あちこち [achikochi] (这里那里)”的“あち [achi] (那里)”而已,这和女孩子的名字应该是不相称的。但是,这样的回答是连我自己也无法信服的。况且声音的好听与否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

虽然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是母语的话,即使是从未考虑过的表达方式,从直觉上也可以分辨出这种说法奇不奇怪。并且,这种感觉通常在同一母语使用者之间是共通的,这就是语感。

上面提到的两个朋友都是日本语言或日本文学领域的优秀学者,他们的日语水平可谓登峰造极。然而,这些事却让我再次认识到超过一定年龄之后学习外语的人,要想拥有同这门语言的母语使用者一样的语感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这也是外语学习的瓶颈所在。

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不是母语,他们提出的问题,有时会令母语使用者出乎意料。将一种语言和其他语言相对照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些以前从未意识到的问题。很多情况下,这也就成为找寻外语和日语之间的异同的一个有效途径。

如果想试着从外语的视点出发来重新审视母语,我建议首先从汉字、日语中的汉词与和词的比较开始入手(译者注:本书中为方便区

分,日语中的“漢語”译作汉词,“和語”译作和词)。毋庸赘言,日语的汉词和汉字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古汉语。而且,引进时日本人几乎完全正确地理解了当时的汉语。另外,日语中有为数不少汉词乃日本所创,但是究竟哪些词汇是源于中国,哪些是日本所创,必须对文献进行细致调查才能作出判断,在本书中,凡是遵循汉语的规律的词汇一律作为汉词来处理。

严格地说,汉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音读词。但在本书中,例如“筋肉”这个单词,是音读读作“キンニク [kinniku]”,还是训读读作“すじにく [sujiniku]”,两者之间有怎样的不同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作为分析的对象。

把汉词看作汉语进行分析比较时,有几点不容忽略。我先列出其中最为重要的两点。

一是汉词大部分是一千多年前吸收到日语中,不可避免地长期受到日语的影响。其结果就是这些日语中的汉语词汇在意义、功能等方面和汉语中的同一词汇产生差异,这是完全可以预想到的。

另一点是,虽说当时的日本人能正确地理解汉语,但是日本人当时能接触到的汉语毕竟只是书面语。因此,像在头撞到门的那一瞬间中国人会发出怎样的声音这种感官性的语言行为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部分,仍存在很多空缺。换句话说,我想强调的是,对日语中的汉词的理解并不直接等同于对汉语的理解。书面语的主要目的,是向在时空上存在隔绝的读者传达信息,因此一般来说书面语欠缺的是传达面对面交流中的现场性及话语交际时所带有的感情这一功能。

我希望本书能够通过对一千多年前大量汇入日语的汉语与土生土长的日语,即汉词和词这两者的比较,或是通过对现代汉语中的词汇与日语的汉词的比较,引导本书的读者去探寻及领略语言的无穷奥妙。

目 录

绪论 两个领域	1
1 两个“冷酒”:レイシュ与ひやざけ	1
2 两个“罰”:バツ与バチ	3
3 “先祖”与“祖先”	5
4 “将来”与“未来”	6
5 两个领域	6
第一章 中国人眼中的日语、日本人眼中的汉语	9
1 日语—自言自语多	9
2 自言自语种种	9
3 日语—单个形容词叫得起来	12
4 日语—替别人叫“くやしい!”	12
5 感叹还是命令?	13
6 简明扼要地表达自我的方式	15
7 叫唤呻吟种种	16
8 汉语中形容词用于指定事物	18
9 汉语的形容词叫不起来	19
10 汉语难问“幸福?”	20
11 用什么问用什么答的汉语	21
第二章 任意的界限	24
1 日语与汉语的微妙差异	24
2 分类的方法	31

第三章 日语中的汉词与现代汉语	42
1 街巷中 看似理解的汉语	42
2 街巷中 不理解的汉语	47
3 “容易理解”的汉语	48
4 “要注意!”的同形词	51
第四章 分歧的背后	63
1 语言的分类	63
2 细分化	65
3 重心在前还是在后?	73
4 “なる”语言和“する”语言	75
5 对授受关系敏感的日语?	81
6 汉语形容词在日语里作动词	84
第五章 世界和世间	97
1 镜像语的由来	97
2 世界语的“人类”和世间语的“人间”	104
3 语言中呈现的世界和世间	110
4 将世界语翻译成世间语的方法	113
5 结语	116
参考文献	118
参考文献(日语原版)	120
中文版后记	122
作者及译者简历	124

绪论 两个领域

1 两个“冷酒”:レイシュ与ひやざけ

日语“冷酒”一词是按音读读成レイシュ [reishu], 还是按训读读成ひやざけ [hiyazake], 感觉上有很大的不同。年轻的读者也许还不能马上领会, 而我在语感上却是这样理解的。

レイシュ [reishu] (音读): 冰镇后喝的一种日本清酒。给人以一种有品位的感觉得。

ひやざけ [hiyazake] (训读): 酒虽然是日本清酒, 但是却是留着一脸邈邈胡子的大叔在小酒铺的柜台上或是在阴暗的房间里, 把应该烫后才喝的酒就那么仰头猛灌的感觉。

再举一些把“〇〇酒”的“酒”读成“シュ [shu]”和读成“さけ / ざけ [sake]/[zake]”的例子。

シュ [shu]: 日本酒 [nihonshu] (日本酒)·果実酒 [kajitsushu] (果(实)酒)·ぶどう酒 [budo:shu] (葡萄酒)·発泡酒 [happo:shu] (发泡酒)·醸造酒 [jo:zo:shu] (酿造酒)·蒸留酒 [jo:ryu:shu] (蒸馏酒)

さけ [sake, zake]: 一人酒 [hitorizake] (一人独饮之酒)·祝い酒 [iwaizake] (庆贺之酒)·やけ酒 [yakezake] (自暴自弃时喝的闷酒)·祭り酒 [matsurizake] (庙会供奉之酒)·コップ酒 [koppuzake] (单杯酒)·迎え酒 [mukaezake] (为解宿醉而喝的酒)

(注)“酒 [sake]”在复合词中做后缀时念为 [zake]

除了像“地酒(じざけ [jizake]) (地方土酒)”“甘酒(あまざけ [amazake]) (甜酒)”这样的例外, 一般来说“一シュ”表示的是酒的种类, 而“一さけ / ざけ”却包含了饮酒时的样子、状态等视觉效果。“コ

ツプ酒 [koppuzake]”也不单单指装在杯子中的酒,提及这个词时似乎可以看到一个人站在厨房,把未烫的日本清酒倒入杯中一饮而尽的身影。训读的“一さけ”指的不是酒本身的种类,它强调的是饮酒时的状况。去酒店你可以说我要买“日本清酒”或“ぶどう酒(葡萄酒)”等,指定酒的种类,但是“やけ酒(自暴自弃时喝的闷酒)”或“一人酒(一人独饮之酒)”却是无法指定的。

“一シュ”具有指定性、分类性与客观性。而“一さけ”则不是指酒的品种,相同的一种酒,根据情况不同,可以是“祝い酒 [iwaizake](庆贺之酒)”也可以是“やけ酒 [yakezake](自暴自弃时喝的闷酒)”,也就是说“一さけ [sake, zake]”完全依附于喝酒时的场景。

音读是对汉语发音的模仿,是外来语;而训读则是借用汉字这一书写符号体系来记录日语原本就有的词,也就是和词,是纯粹的日语。当然,汉语中不存在音读与训读的区别,因此也不存在日语“酒”的音读“一シュ [shu]”与训读“一さけ [sake]”所产生的语气上的不同。

(注)音读与训读

比如说,日本把头上长角身上有斑点的动物叫成“しか [shika]”(由于语音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精确地讲应该说是近似于“しか [shika]”的读音)。中国也有这种动物,写成鹿,叫它为“ロク [roku]”或是与其相近的读音。通过这个动物,“しか [shika]”这个土生土长的日语词汇就与汉语的“ロク [roku]”联系起来。一般来讲,一个汉字在单独使用时是训读。我们可以通过音读和训读找到汉字的许多历史痕迹。例如,只有训读的汉字是日本造的汉字。反之,只有音读的汉字意味着在接触到这个汉字之前,日本人对其还没有概念。像“胃 [i]·腸 [cho:]”等与内脏相关的词、“金銀銅鉄 [kin gin do: tetsu]”等金属类词中很多只有音读。植物中也存在着只有音读的词。像“菊 [kiku]”这个词就是,这说明这样植物至少在遣唐使时代的日本还不存在。中尾佐助就指出过“万叶集中没有咏菊的诗歌”(中尾佐助《花と木の文化史》[花与树的文化史])。

观察“酒”字前面的要素,我们会发现,音读成“一シュ [shu]”时,

前面的“日本”“果实(果实)”“发泡(发泡)”等是对酒进行分类的依据；相比之下，训读成“一さけ[sake]”时，“ひとり[hitori]（一人）”“やけ[yake]（自暴自弃）”等表示的不是分类的依据。商标上会印有“果实酒”或“发泡酒”字样，却绝不会印上“ひとり酒[hitorizake]（一人独饮之酒）”或“やけ酒[yakezake]（自暴自弃的闷酒）”。如果说“一シュ[shu]”具有恒常性的特点，那么“一さけ[sake]”就是一时性的。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汉语是一种分类性较强的语言，而日语则不是。其实在作进一步说明之前，通过分析上述这些音读词汇，我们也可以找出汉语偏好分类这一特点。

2 两个“罰”：バツ与バチ

同样是音读，是用汉音还是吴音，其语义和语气往往有微妙的差别。汉音来源于唐朝首都长安，而吴音则更早，源于中国南方，经朝鲜半岛等地传入日本，与佛教文化紧密相连，与汉音相比，吴音进入日语的时期更早，更容易被视为日语固有的词汇。

比如说，“罰”是惩罚之意，但是它的吴音“バチ[bachi]”和汉音“バツ[batsu]”词义却是不同的。对此，年轻的读者也许还不能马上领会。我的祖母看到有人浪费东西时经常会说“もったいない[mottainai]、バチがあたる[bachi ga ataru]（真是可惜，要遭报应的）”。也就是说，“バチ[bachi]”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俗事。相比之下，我们开始意识到“バツ[batsu]”时，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已经存在像校规、法律等一些人为制定的事物、公共社会意识。“バツ[batsu]”是学校 and 警察定的，即施事者是明确存在的。相反，“バチ[bachi]”却不知来自何处，似乎是一种自然现象。

从“八万神灵”这样的说法就可以想象得出，日本是个到处都有神佛的典型的多神教国家。“もったいない[mottainai]”意思为可惜、浪费，源于对神佛的不恭，“バチがあたる[bachi ga ataru]”意思为遭报应、遭天谴、受惩罚，这些表达方式的背后存在着人们敬仰神佛的意识。做出对不起这些神佛的事情就是“もったいない”，而说神佛发怒就

是“バチ [bachi]”也不算夸张。这种表达方式包含的特殊意思对那些在一神宗教或是无神论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讲,也许是很难理解的(吉川幸次郎在《神様のいない文明といる文明》(无神的文明与有神的文明)一书中指出,在中国神是不曾存在的。译者个人认为现今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者,这是导致外国一些学者误以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神的一个主要原因。请参看本书的序言)。

也就是说,“罰”读作“バツ [batsu]”时与“酒”读成“シュ [shu]”时的情况很相似,也就是说其具有分类性的特征,还可以把它条文化。而吴音的“バチ [bachi]”没有分类性,可以说是情绪性的、体感性的。日语中的词汇出现像吴音和汉音这种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而产生差异的现象,在现代汉语却并不存在这种现象。

关于汉音具有分类性而吴音不具有分类性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人”的汉音“ジン [jin]”与吴音“ニン [nin]”找到佐证(野村雅昭《同字異訓》(同字异训))。

吴音ニン [nin]: 管理人 [kanrinin] (管理人)

運搬人 [unpannin] (搬运人)

苦勞人 [kuro:min] (久经风霜的人,过来人)

被告人 [hikokunin] (被告人)

使用人 [shiyomin] (佣人)

仕掛け人 [shikakenin] (某事的策划人)

汉音ジン [jin]: 日本人 [nihonjin] (日本人)

中国人 [chu:gokujin] (中国人)

原始人 [genshijin] (原始人)

現代人 [gendaijin] (现代人)

読書人 [dokushojin] (爱读书的人,书迷)

暇人 [himajin] (闲人)

野村雅昭指出,就“〇〇人”来讲,把“人”读成吴音的“ニン [nin]”时,像“管理する人 [kanri-suru hito]”这个词,“〇〇”这个部分表示动作,而读作汉音“ジン [jin]”时“〇〇”这一部分是名词或是形容词。

“読書人”表示“读书”这个动作,可当作例外。并且他还指出,“暇人[himajin](闲人)”也是个例外,因为和词一般只与“ニン”连接,如“遊びニン[asobinin](游手好闲的人)”。

用本书的观点来重新整理野村雅昭指出的问题可以得出如下结果。汉音“ジン”具有分类性。“読書人[dokushojin]”并不仅仅指“读书的人”,而是指把“读书”这件事已经渗入其骨髓的“爱书人”。在这种意义上它和“日本人”以及“原始人”一样,指的是人种等无法改变的人的属性。凭我的语感,“出版人”在读成汉音“シュッパンジン[shuppanjin]”时也一样,指的不是单纯的“出版人”、而是指这么一个群体,他们深知自己所从事的是创意性工作,并且这种意识甚至已经影响了其整个人格。相比之下,“管理人”和“運搬人”可以是计时付酬的零工,可以在下班后把“管理人”的标签放在一边,而不是对人的属性的分类。

另外,“暇人”也不是指正在悠闲地度假的人,而是指那种沉迷于一件事的人,而这件事如果是一般人的话要不是太闲是绝对不会做的事情。说话人用这个词说某人是“暇人”时,我们一般能理解他是在调谐说自己的那个人不是同一类人。

3 “先祖”与“祖先”

由相同汉字组成的词,像“先祖[senzo]”与顺序颠倒之后的“祖先[sosen]”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例如,在谈及个人的家世时,说“先祖(代々)[senzo(daidai)]”是正常的,而在谈及北京猿人、尼安德特人等问题时,则说成“(人類の)祖先[(jinrui no) sosen]”。“先祖”与个人直接相连,祖父母、曾祖父母属于这一行列,距离我们很近。而顺序颠倒之后的反转词“祖先”则带有民族性、集团性。类似的例子还有“習慣[shu:kan]”与“慣習[kanshu:]”“礼儀[reigi]”与“儀礼[girei]”。

在汉语中,把“粮食”的顺序颠倒之后形成的“食粮”也会产生抽象意义,但是,从整体来看,汉语并没有像日语这样形成一个体系。现代汉语中,“祖先”与“先祖”都使用,但是二者并没有像日语那样有明

确的集团与个人的区别,而且“祖先”的使用更为普遍一些。

4 “将来”与“未来”

“将来 [sho:rai](将来)”与“未来 [mirai](未来)”二者有相似的意思。但是,“将来”说的最多也只是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情,比方说就业问题、晚年问题等等一些身边的事情,具有个人性、具体性。与此相对,“未来”说的并不是个人性的问题,它指的是像“环境污染”这样大环境下的大问题,或是用于“外星人的侵袭”这种科幻世界,从这一点上也就可以看出“未来”多用于稍具有抽象性的事物。

汉语的“将来”与“未来”,在日本小学馆出版的《中日辞典》(本书提到的《中日辞典》均为小学馆出版)中是这样解释的。

【将来】将来、未来。

【未来】1 从现在开始。这之后马上。▼多用于气象用语。

2 未来、将来。

如解释中的注释所写,汉语的“未来”多用于气象用语,即多倾向于与个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并不是像日语那样在二者的使用上有严格的区别。也许是在汉语传入日本时,这些微妙的差异也被带进日语并被进一步扩大了。

5 两个领域

以上所观察的现象之间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从根本上说它们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即日语试图把汉语中并未严密区分的一些东西加以区别并表达出来。因此,日语把音读与训读、汉音与吴音、反转词、近义词作了区别并有效地利用这些差异来表达最想表达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这个问题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列A,B所举例子。

A	B
冷酒(训读)ひやざけ [hiyazake]	冷酒(音读)レイシュ [reishu]
(场景依存性·一時性)	(分类性·恒常性)
罰バチ(呉音)[bachi]	罰バツ(漢音)[batsu]
(私人性·现象性)	(公共性·人为性)
先祖 [senzo] (个人性·近)	祖先 [sosen] (集团性·远)
将来 [shorai]	未来 [mirai]
(个人性·近·具体性)	(集团性·远·抽象性)

如果一定要说 A 与 B 的不同的话,可以说 A 是感觉上的、具有个人性, B 则是理论性、集团性的。我们可以用 A 领域的词造这样一个例句。

ひやざけを飲みながら(ご)先祖(さま)の悪口をいってたら

冷酒 喝 一边 祖先(先生) 的坏话 说着的话

バチがあたるよ、将来ろくなことにならないよ。

罚 中 将来 好的事 成为 不

边喝未烫的日本清酒边说祖先的坏话,一定会遭报应的,将来准没有好下场。

如果把这句话翻译成日语以外的语言,要让其他国家的人来理解,恐怕并非容易之事。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日语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无论是亲身体验还是虚构的,我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体会,所以能够理解。这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长年积累下来了各种相关场景。

例如“酒”读作音读“さけ [sake]”时谈及的话题,用“さけ”糟蹋身体的男人、失恋时喝的“苦酒(苦い酒 [nigai sake])”、故乡表妹婚礼上的交杯之“酒(さけ [sake])”等等,像这种个人的回忆、体验与人们对“さけ [sake]”的共通认识交织在一起,构成与“さけ [sake]”有关的故事,日语说话人可以带着明确的视觉印象来联想喝“さけ [sake]”的场景。A 与 B 不是文体上的问题。例如“将来を悲観する [shorai wo hikansuru] (对将来很悲观)”这句话,在文体上虽然采用了比较生硬的汉词,但却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表达方式。